

也來談談《詠懷古跡五首》

白敦仁

杜甫自唐肅宗乾元三年(759)十二月自同谷(甘肅成縣)入蜀，至代宗大歷三年(768)正月出川，在四川生活了十個年頭(按周歲計為八年)。永泰元年(765)，五十七歲的老詩人離開成都，第二年，大歷元年(766)春夏之交來到夔州(四川奉節縣)，在夔州住了一年零九個月。從離開成都算起，竟拖了兩年零七個月才出川。這段時期，北方有僕固懷恩的叛亂，四川有連續三年的崔旰之亂，而吐番又多次進擾。詩人在其《宿江邊閣》中寫道：「不眠憂戰伐，無力正乾坤」，反映了這動亂的時局和詩人的痛苦心情。就夔州這個小環境而言，在人事關係上也極不痛快。《久客》詩云：「羈旅知交態，淹留見俗情，衰顏聊自哂，小吏最相輕。」而夔州又是一個漢族和少數民族雜居的地方，風氣閉塞，經濟文化落後，詩人在此，不免產生殊鄉異俗之感。《戲作俳諧體遣悶》詩云：「異俗殊可怪，斯人難並居。」《南極》詩云：「近身皆鳥道，殊俗自人群。」《最能行》云：「此邦之人氣量窄，誤競南風疏北客。」總之，這是一個「形勝有餘風土惡」、「小兒學問止《論語》，大兒結束隨商旅」的偏遠、落後山區。處在這樣的環境裡，詩人的心情是十分苦悶的。這一點，陸游《老學庵筆記》有一段極其深刻的概括：「少陵天下士也」、「蓋嘗慨然以稷契自居」、「比至夔，客於柏中丞、嚴明府之間，如九尺丈夫俛首小屋下，思一吐氣而不可得，余讀其詩，至『小臣議論絕，老病客殊方』之句，未嘗不流涕也。嗟乎，辭之悲乃至是乎！荆軻之歌，阮嗣宗之哭，不加於此矣！」戰爭、羈旅、貧困、寂寞、衰老、疾病並於一身，但他那憂國憂民，欲濟時艱的素志並未泯滅。然而青壯年時期的雄心銳氣，漸化為蒼勁、深沉，奔進的激情也漸為寂寞的深思所代替；於是懷古傷今、念舊懷人、愍亂憂生，去國思鄉之感便成了夔州詩的常見主題。如果說，歷史是一條奔流不息的長河，則詩人此際的詩心已經深深地沉入到歷史長河的最深層次，他的詩篇，就是遺留在河床底面的、被滾滾激流沖刷出來的巨大痕跡，看著它，你會想起當年那股時代的洪水，你會沉思。這是老杜夔州詩永恒的生命力所在。為了更真切地領會《詠懷古跡》五首的深沉內容，我認為，簡單地概括一下夔州詩的這一特質，決不是無關緊要的。

《詠懷古跡》五首，是夔州詩中的名篇之一。關於這個題目，前人頗多異說，大抵「因古跡而自詠懷」(黃生)這個說法較為符合實際。這是由五首七律組成的連章組詩，順次寫到庾信、宋玉、明妃、先主、武侯及其在江陵、夔州一帶的遺跡。詩人回顧自己一生的坎坷經歷，深有慨於人世相知之難，借古事以自抒懷抱。第二首的「深知」二字，是全篇的眼目，是貫串整個組詩的中心線索，詩人的感慨是遙深的。

第一首是五章的總冒，庾信流離江陵，嘗誅茅宋玉之宅，其生平與詩人自己尤多類似之處，故因詠懷而首及之。

詩的前四句是詩人自己入川前後生活經歷的總概括。曰：「風塵」，曰「天地」，錯文互補。意言無論東西南北，充塞於高天厚地間者，惟有瀕洞之風塵；而自己則支離、漂泊於其間。仇注云：支離，「此詩作流離之意」，「公避祿山之難，故自東北而西南。」王嗣爽云：「自蜀言之，則中原皆東北。」大體得之。

三、四句落到目前夔州的處境。「三峽樓台」，「五溪衣服」，就詞藻表面好像十分華麗，按之實際卻是另一回事。這是一種虛幻的設色，其作用有點類似於「以樂景寫哀情」的。所謂「樓台」，絕不是什麼「笙歌歸院落，燈火下樓台」的「樓台」。它只不過是一些架構在荒坡之上的簡陋木樓，粗惡的土台而已。「峽人鳥獸居，其室附層岩」(《贈李十五支判》)，就是所謂「樓台」的真實寫照。元稹《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自成四首》云：「平地才應一頃除，閣欄都大似巢居。」自注云：「巴人多在山坡架木為居，自號閣欄頭也。」老杜《中夜》詩：「中夜江山靜，危樓望北辰。」《雨二首》：「殊俗狀巢居，層台倚風湍。」這些所謂「樓台」，實際上就是元稹說的那種「閣欄頭」。「五溪」即《後漢書》所謂「五溪蠻」，指辰州一帶的少數民族。「衣服」，即《後漢書》所謂其人「織績木皮，染以草實，好五彩衣服」的「衣服」。換言之，「猶左衽」也(王嗣爽)。二句中「淹」字、「共」字應特別注意。「淹」，久留也。杜甫離開成都，本意急欲買舟東下，而人事牽連，在夔州又留滯了下來；久留在這「形勝有餘風土惡」的三峽，虛度了許多日月；其朝夕所與「共」處「雲山」者，都

是一些「殊俗自人群」的少數民族，以視當年「昔游與高李，晚登單父台」(《昔游》)的情境，何啻天淵之別？二句寫峽州風土人情，極為出色，所謂能狀難狀之景，言難言之情的。

五、六句述漂泊、留滯的緣由，用雙管齊下之筆，明寫自己，暗中已帶進一個庾信，最是手法高妙處。庾信《哀江南賦》云：「用無賴之子弟，舉江東而全棄。」無賴，猶狡猾也(見《史記吳王濞傳》注)。陳寅恪云：「羯胡指安祿山，亦即以比侯景也。杜公此詩，實一《哀江南賦》縮本。其中以自己比庾信，以玄宗比梁武，以安祿山比侯景。今以無賴之語屬之羯胡，則知杜公之意，庾信賦中『無賴子弟』一語乃指侯景而言」(《金明館叢稿》二)。所謂「終無賴」，猶言「非我族類，其心必異」，對於羯胡是不能責之以君臣信義的。梁武既因信侯景而亡，玄宗又因寵祿山而亂，而庾信和自己皆丁此不幸，遂因此而「藐是流離，至於暮齒」的。此句言時局動亂是庾信和自己不幸的根源。第六句落到詩人本身，指自己，也指庾信。「哀時」是一層，「未還」是又一層，不僅撫時興哀，而且留滯難歸，是詩人和庾信之所同也。一句之中，又有如是的頓挫、曲折。

結尾始點明庾信，暗中卻藏過自己，庾信《傷心賦》云：「對玉關而羈旅，坐長河而暮年。」所謂「動江關」也。「生平最蕭瑟」，就庾信言之，實亦夫子自道之語。一「最」字極為沉痛。詩人早年在其《進鵬賦表》中說：「伏望明主哀憐之，無令役役至於衰老也。」今則宿志未酬，而羯胡無賴，天地風塵，支離漂泊，哀時未還，回顧蕭瑟平生，竟已役役老矣！暮年詩賦，時動江關之情，祇益見其蕭瑟耳。末二句是烈士暮年，壯心不已之悲。

吳汝綸云：「首以庾信自比，而通篇渾言，末二句始出其名，崢嶸飛動，磊珂不平。」此詩利用結構上的這一特殊安排，造成一種懸念，在渾融一氣中別有一種磊珂鬱勃之致，在藝術手法上是極其高明的。而「暮年詩賦」四字，很自然地帶出了以下四章。

二

第二首「因宋玉而有感於平生著述之情」(蔣紹孟說)。詩中寫的正是古今中外許多大作家、大詩人的共同悲哀，寄慨極為遙

深。

詩人反映現實，其目的當然是為了改造現實，推動現實沿著自己所理想的方向發展。他把自己心靈深處所感受到的生活矛盾，包括那些「同床而不察，並世而不聞」（黃堅庭《書王知載昫山雜詠後》），只有他自己獨特感受到的東西，飽含著自己的全部感情，用歌聲抒寫出，意在使「聞者足戒」，從而推動生活前進。然而往往出現這種情形：詩人嘔心瀝血，把自己深廣的憂憤，深微的寄興，所謂「詩從肺腑出」的東西，送到讀者面前，而讀者卻漠然無動於中，不能理解，甚至加以歪曲；特別是那些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嚴肅作品，遭到不應有的冷漠和曲解，那就不僅是詩人白費心血，知音難遇的問題，而是時代的不幸了。這就牽涉到一個文藝作品的社會效果問題。魯迅在著名的《吶喊自序》中曾經談到這樣的問題：「凡有一人的主張，得到讚揚，是促其前進的，得到反對，是促其奮鬥的，獨有叫喊於生人中，而生人並無反應，既不贊同，也不反對，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，無可措手的了，這是怎樣的悲哀啊，我於是感到者為寂寞。」在《摩羅詩力說》裡，在談到屈原作品的社會影響時，他又說：後之讀者「皆著意外形，不涉內質」，而詩人在他所處的時代的最深刻的悲劇是：「孤偉至死，社會依然。」優秀作家作品被冷落、曲解是常有的事，而詩人們的最大悲痛，恰恰就在這個「社會依然」！

詩的一開始就說：「搖落深知宋玉悲。」這裡的「深知」二字是全篇，乃至整個組詩的眼目，不可輕輕讀過。正是杜甫從自己的生活經歷中，深切地感受到了宋玉當年曾經感受過的那種「蕭條」，因而也就最能懂得宋玉在其《九辯》一開始就說：「悲哉秋之為氣也，蕭瑟兮草木搖落而就衰」的「搖落」，決不僅僅是為「草本就衰」而發，而是有著更深廣的歷史內容和更強烈的時代悲憤。《謁先主廟》詩：「如何對搖落，況乃久風塵」。《雨》詩云：「直覺巫山暮，兼催宋玉悲。」說的正是這同一內容。強調自己的「深知」，正以見千年以來真正知道宋玉的人實在太少。言外已經流露出一種「知此者稀」的悲憤之情。

「悵望」二句即承「深知」二字展演而出，一氣斡旋，聲情跌宕。所以「望千秋」而「灑淚」者，正因我也感受到了你宋玉當年曾經感到過的那種「蕭條」，因而深知你的搖落之悲；但恨

生「不同時」，無由和你傾心一訴耳。這兩位身處異代、時隔千年的詩人就這樣在思想感情上發生了強烈的共鳴！

「江山」句點出宋玉宅，是題目中的「古跡」之一。杜甫此時身在夔巫，生活在宋玉當年生活過的地方，眼前的山水風雲，無不打上宋玉詩篇的烙印。《入宅三首》之三云：「宋玉歸州宅，雲連白帝城。吾人淹老病，旅食豈才名。」《雨》詩云：「侍臣書王夢，賦有冠古才。冥冥翠龍駕，多自巫山台。」而今「故宅」之遺跡猶存，而宋玉不可復生，雖然留下了令「江山」為之生色的「文藻」，卻又索解人不得。一個「空」字，從反面加強了第一句中的「深知」，宋玉的「文藻」連同他的悲哀，是完全落空了，沒有起到它本來應起的作用。接下去第六句緊貼這一「空」字，大聲疾呼地抗辯說：「雲雨荒台豈夢思」？難道那些「行雨」、「行雲」真的是什麼桃紅色的「夢思」麼？不，這是對楚王的諷諫，意在震聾發聵，挽國祚於將亡！

結句二句緊接上文說：然而楚國終於滅亡了，連「楚宮」也完全「泯滅」了。而尤可悲者，至今舟人過此，仍然在那裡「指點」遺跡，「徒結想於神女、襄王，宋玉之心將有不白於千秋異代者」（蔣紹孟）。換句話說，人們還是在那裡「皆著意外形，不涉內質」，而宋玉也就和屈原一樣，「孤偉至死，社會依然」！「最是」二字，強調了這種可悲的分量。

作為一個偉大的詩人，杜甫對自己作品的社會影響和實際效果，不可能漠不關心。在《南征》詩中，他說：「百年歌自苦，未見有知音。」在《聽楊氏歌》裡，又從相反的方面提出這一問題：「古來傑出土，豈特一知己。吾聞昔秦青，傾倒天下耳。」《詠懷古跡》借宋玉為題，實際上表達的正是這種「百年歌自苦，未見有知音」的寂寞、悲憤之情，其寄慨是遙深的。

三

第三首由昭君村想到昭君的悲劇身世，因以自慨，核心仍然是一個知與不知的問題。金聖嘆云：「詠明妃為千古負才不遇者十分痛惜。」王嗣爽云：「昭有國色，而入宮見妒，公亦國士，而入朝見嫉，正相似也，悲昭以自悲也。」吳汝綸云：「庾信、

宋玉皆詞人之雄，作者所以自負，至於明妃，則不倫矣，而其身世流離之恨固與己同也。篇末歸重琵琶，尤其微旨所寓，若曰雖千載已上之胡曲，苟有知音者聆之，則怨恨分明，如面論也。此自喻其寂寞千載之感也。是三章者固一意所貫矣。」諸家對此詩如何借古跡以詠懷，各有所見；吳氏更從組詩整體的角度探討了各章間的內在聯繫，可供參考。大抵五詩蓋深有慨於人世相知之難，宋玉、明妃二章從不同角度表述了不相知之痛，故明妃一章，重點在「畫圖省識」一句；先主、武侯二章則致意於君臣相知之美，重點在「一體君臣」一句。其庾信一章俯仰身世，概述平生，則五章之總冒也。組詩的內在聯繫大致如此。

《清一統志》：「昭君村在荊州府歸州東北四十里。」其地即今湖北秭歸縣之香溪。「群山萬壑」二句把一個小小村莊寫得如此鄭重，如此有聲有色，用高山大川的雄偉形象來加以陪襯、烘托，是詩人藝術匠心的表現。前人云：「發端突兀，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。謂山水長遠，鍾靈毓秀，始產一明妃。說得窈窕紅顏，驚天動地」（吳瞻泰）。「從地靈說入，多少鄭重」（楊倫）。領會是不錯的。這樣隆重的起局，增強了主題思想的嚴肅性，也增強了全詩的悲劇氣氛。

「一去紫台」二句由昭君村寫到昭君本人，詩人用雄渾而又深婉的筆調形象地概括了昭君悲劇的一生。江淹《恨賦》云：「明妃去時，仰天太息，紫台稍遠，關山無極，望君王兮何期，終蕪絕兮異域。」二句即自江淹此賦脫化而出，而熔鑄森竦，遠非原賦所及。李善注云：「紫台，即紫宮也。」謂漢宮。用「紫台」、「朔漠」形成強烈對照，言「一去」，明其不復歸也。一個「連」字，有力地傳達出「關山無極」的去國之悲。下一句「青塚」、「黃昏」，即「蕪絕異域」之意，而形象深警，感喟濃烈，轉觀江淹原賦「望君王」二句，頓覺其蒼白無力矣。曰「獨留」，曰「向黃昏」，「黃昏」本是時間概念，著一「向」字，便轉化為空間意象。在讀者眼前展開的是一幅廣漠胡天的黃昏天幕，在它的籠罩下，一切都是那樣的荒涼、寂寞，惟獨那小小孤塚以它特有的青青之色，特別引人注目。回顧「群山萬壑」的起句，這青塚就是顯得更加渺小，更加孤寂：你的心也會因之緊縮起來。《琴操》云：「胡中多白草，而此塚獨青。」多年來，流行在民間的關於「青塚」的這一傳說，反映了人民群眾對昭君的無盡的同情。

「畫圖省識春風面」，這是產生昭君悲劇的由來，是詩人寄興的主要所在。金聖嘆云：「從上轉下，轉出從來棄才之主一面照膽鏡來。」朱翰云：「省乃省約之省，言但於畫圖中略識其面也。」這句話的實際意思，正像歐陽修在《再和王介甫明妃曲》中所云：「耳目所及尚如此，萬里安能制夷狄。」那下一句姑且不去管它，只看「耳目所及尚如此」，不正是「畫圖」句的最好注腳麼？一個活生生的昭君就近在你漢元帝身邊，你不管，你對她竟毫無所知，卻但憑一幅「畫圖」去「省識春風面」，致使畫工得售其奸，而昭君一生的悲劇就這麼簡單地鑄成了！這難道僅僅是一個美人的問題？「古來才士汲引難」，詩人這裡，同樣是寄慨遙深的。昭君生前既不見知，則死後芳魂即便能在清風明月之夜寂寞歸來，也不過是「空歸」而已！一個「空」字，讀之使人氣索。浦起龍云：「環佩歸魂」言「死後無依之怨恨何極。」這理解是恰當的。

結尾二句言千載之下倘遇知音，則仍可從「作胡語」的琵琶聲中，「分明」地聽出曲中的「怨恨」之情。吳汝綸云：「此自喻其寂寞千載之感。」所論甚是。歐陽修《明妃曲和王介甫作》云：「纖纖女手生洞房，學得琵琶不下堂，不識黃雲出塞路，豈知此聲能斷腸？」從反面表達了這同一意思。

李子德評老杜此詩云：「只敘明妃終始，無一語涉議論，而意無不包。」這評語是很有見地的。此詩把家國身世之感，懷古傷今之情，在廣漠而又互相交錯的時空背景上，通過密集的形象系列，有層次地徐徐展開，呈現出主題的多指性、幅射性。音節蒼涼，韻致深婉，殆所謂「篇終接混茫」者。

四

第四首「詠先主祠，而所以詠之，重其君臣之相契也。」（王嗣爽）按第四、第五兩首當合觀，其關聯在「一體君臣」四字，這是連章組詩內部在章法上的錯綜和變換。吳汝綸云：「先主一首特以引起武侯。」所言是也。

發端二句言廟祀由來，事詳《蜀志 先主傳》。王嗣爽云：「幸三峽而崩永安，直敘而悲憤自見。」意謂首二句在敘事抑揚中即

表現了懷古之情。

「翠華」謂天子旌旗，見司馬相如《上林賦》。「翠華」、「玉殿」是虛景，是想像中的當年盛況；「空山」、「野寺」是實景，是眼前的實際所見。而以「想像」、「虛無」四字把古今這個時間界線抹去，把它們融鑄在一起，渾如「宋刻玉玩，雙重浮起」（趙香宋語）。金聖嘆云：「翠華、玉殿又極聲勢，空山、野寺又極荒涼，只一句中，上下忽變，真是異樣筆墨。」方東樹云：「就事指點，以寓哀寂。」這些評語，都有一定參考價值。

第五句正寫廟的古老荒涼，以突出第六句歲時伏臘，猶有村翁往來祭祀。《謁先主廟》詩云：「閭閻兒女換，歌舞歲時新。」與此意同。蓋先主知人善任，其於諸葛，君臣魚水，民到於今稱之。

結尾二句進一步強調出這種君臣一體的關係，生前他們本是「一體君臣」，死後村翁致祭也總是對他們一體看待：祭先主必祭諸葛，反之亦然。浦起龍云：「結以武侯伴說，波瀾近便，魚水君臣，歿猶鄰近。由廢斥漂零之人對之，有深感焉。」這評語深刻地揭示出蘊藏在詩句中的「詠懷」之意。

五

第五首因瞻仰諸葛廟，對其高風亮節、雄才大略備極讚揚，而致慨於武侯之壯志未酬，王嗣爽云：「公自許稷契，而莫為用之，蓋自況也。」

發端第一句以高昂的激情對諸葛名垂宇宙、永生不朽這一客觀事實，熱烈讚頌，奠定了全詩的感情基調。次句寫瞻仰遺像，金聖嘆云：「『清高』從遺像寫出，加一『肅』字，又有氣定神閑，不動聲色之意。」《漢書 蕭何曹參傳》贊：「為一代之宗臣。」師古注：「言為後世所尊仰，故曰宗臣也。」《蜀志 諸葛亮傳》注引張儼《默記》稱諸葛「亦一代之宗臣，霸主之賢佐也。」二字所本。

「三分」二句寫諸葛之事功、人品。「紆籌策」言籌策未能

充分施展，以諸葛之才能智計，三分割據，實未展其籌策也。一「紆」字下得很有分量，「紆」猶屈也。《謁先主廟》詩云：「老屈偃經綸」，與此意同。仇注云：「三分割據，見時勢難為；萬古雲霄，見才品傑出。」俞浙云：「一羽毛，如鸞鳳高翔，獨步雲霄，無與為匹也。」首四句抑揚頓挫，聲情激越。三、四屬對奇險，寓單勁之勢於偶儷之中，引聲長吟，大氣大力，煞是一篇大好議論。

「伯仲」二句是對諸葛的崇高評價。伊尹、呂望，前人所謂聖賢之流，以視諸葛，不過伯仲之間耳；至於號稱漢家賢相的蕭何、曹參，則當在諸葛之下矣。長期來，人們慣用「指揮若定」這個成語，管它作成竹在胸，從容鎮定之意，實則杜詩此語不當作如是解。「若」乃「假若」、「如果」之意，是虛詞，與上句「之」字為對。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云：「下句蓋指其指揮未定而死耳；使其指揮若定，則雖蕭曹且不能當，況司馬仲達乎？指揮，指措置經營也。如兵民雜種、留屯久駐之類。失，獨無也。故末句有志訣身殲之嘆。」按羅氏釋「指揮若定」之義最確，但不必牽涉司馬懿一層。《漢書 陳平傳》云：「誠能棄兩短，集兩長，天下指揮即定矣。」是用語由來。「指揮若定」，即上文「紆籌策」意的進一步展開。

結尾嘆諸葛之勳業未終，壯志難酬也。仇注引俞浙云：「孔明人品足上方伊呂，使得終其指揮，以底定吳魏，則蕭曹何足比論乎？無如漢祚將移，志雖決於恢復，而身則殲於軍務，此天也，而非人也。」這解說是恰當的。「志決身殲」，既是對諸葛「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」精神的讚揚，也是對「出師未捷身先死」這一結局的無窮嘆惋。金聖嘆云：「『終』字妙，包得前後拜表、六出岐山無數心力在內。」《謁先主廟》詩云：「向來憂國淚，寂寞灑衣巾。」這是「長使英雄淚滿襟」一句的最好注腳。詩人於諸葛之勳業不終，自己一生之志節莫酬，蓋慨乎其言之矣。

吳汝綸云：「公生平志量，初不屑以文士自甘，嘗存經營六合之概，每詠武侯，輒悵觸不能自己，此其素志然也。前幅尤壯偉非常，淋漓獨絕。全篇（指整個組詩）精神所注在此，故以為結束。」李子德評《謁先主廟》詩云：「其意則慷慨纏綿，其氣則縱橫排宕，其詞則沉鬱頓挫，其音則激壯鏗鏘，懷古感時，溯洄不盡。」把李氏這個評語用來移評此詩，倒是很恰當的。如果

說，詠明妃一首通篇無一字涉議論，則此篇幾乎全是議論，而筆鋒帶有深沉的感情，絕無抽象化、概念化之感。大家作文，固無往而不可。

《詠懷古跡》五首乃杜集名篇，歷來解說紛紜，限於篇幅，不及一一加以辨析。

（引自《杜甫研究學刊》，成都杜甫研究學會，1990年第一期）